

## 行会如何管理市场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苏黎世的政治行会同时也是经济管理机构。它们制定并执行各手工业的规则，监督质量，确定或影响价格与工资，控制取得师傅资格的准入，并保护城市市场免受农村和外来者的竞争。苏黎世中央图书馆（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用一句话概括了行会的宗旨，这句话抓住了该体系的道德经济内涵：关于学徒期、帮工年限、销售地点和价格的行会条例，旨在为居民提供食物和生计。<sup>1</sup> 奥托·西格（Otto Sigg）认为其指导原则是 *gerechte Nahrung*，即每位师傅都有权享有的“公正生计”，以及 *Herkommen*（习俗与先例）的权威。<sup>2</sup> 现存的详细条例大多可追溯至十六至十八世纪，但它们所编纂的做法根源于中世纪晚期。将这些条例结合起来阅读，便可以相当清晰地了解行会经济是如何运作的。

### 1 准入：学徒期、帮工年限与师傅资格

在整个瑞士，各手工业于十四和十五世纪逐渐以行会形式组织起来。该体系的核心规则是 *Zunftzwang*（行会强制），即任何希望从事某一手工业的人都必须取得相应行会的成员资格。<sup>3</sup> 在苏黎世，这一义务变得普遍化。自 1490 年起，所有男性市民以及未婚女性市民都必须加入某一行会或 *Constaffel*。自 1525 年起，一个人只能属于一个行会。<sup>4</sup> 从事某一行业的女性被纳入行会，但没有政治权利，她们唯一可以担任的行会职务是酒馆经营者。

## 行会如何管理市场

通往独立执业的道路是标准化的。学徒须在一位师傅门下服务两至四年，随后担任帮工一段时间（通常时长相近），然后才能申请师傅资格。<sup>5</sup> 行会签发证明，确认学徒已完成培训。到十八世纪，一些行业使用了旨在防止伪造的印刷表格，例如铜匠自 1763 年起便是如此。<sup>6</sup> 最后一道关卡是师傅作品。1623 年的木匠条例规定须制作一只指定尺寸的箱子，并将材料成本限制在十八至二十古尔登。完成的作品随后由在任的行会会长、行会议员、行会和行业的监事以及该行业的四名师傅进行检验。准入需要花钱：除了行会向师傅和学徒收取的费用外，新成员还须缴纳入会费，即 *Einkauf*；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入会费与罚款和寡妇缴款一起，构成了行会收入的微薄基础。

一位师傅可以雇用的工人数量是有限的。例如，一名锁匠可以雇用三名帮工，或者两名帮工和一名学徒。<sup>7</sup> 更普遍地说，瑞士的行会条例限制了一位师傅可以加工的原材料数量及其作坊的规模，通常限于三四台织机或工作台。<sup>8</sup> 鞋匠被禁止将工作外包给分包人，无论对方是市民、乡民、神职人员还是俗人。这些规则的效果是使企业保持小规模且规模大致相当，防止任何一位师傅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扩张，并维持由许多独立家户组成的结构，每户均由一位师傅主持。

## 2 价格、质量以及商业与手工业的分离

在行业内部，竞争受到严格限制。条例禁止压低价格、挖走其他师傅的工人以及占用他人的工作场所。鞋匠们为这些规则辩护的理由是“*zu Ehre und Notdurft des Handwerks*”，即为了行业的荣誉和需要。<sup>9</sup> 在瑞士各城市中，价格和工资普遍由当局确定，质量则通过详细的规则和检查来维持。<sup>10</sup> 例如，鞋匠条例禁止使用湿皮革，并规定了哪些种类的皮革应用于哪些产品。1548 年的一份屠夫条例以“*A qua lance Justus singula dispersat*”为箴言，意为“公正之人以公平的秤分配万物”，西格认为这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行会的精神。

另一项原则将手工业与商业分离开来。瑞士的行会规制在手工业（*kleines Gewerbe*）与商业（*grosses Gewerbe*）之间划定了界线，禁止商人从事生产，也禁止手工业者买卖自己产品以外的商品。<sup>11</sup> 在苏黎世，这种分离与政治秩序相对应。1336 年，远程贸易商人被归入 Constaffel，而区域性商人则主要组织在 zur Saffran 和 zur Meisen 两个行会中。小商贩和行商则被完全纳入手工业行会。<sup>12</sup> 因此，制造商品者与买卖商品者之间的分工，同时也是政治选区的划分。

同样的规制思维也可能抑制创新。苏黎世中央图书馆指出，摩洛哥革鞣制这一新技术起初被禁止，后来又被保留给行会成员，这是行会垄断可能阻碍新方法的一个例子。<sup>13</sup> 西格总体上对行会世界抱有同情，但他也指出，帮工们严格的行业道德常常阻碍创新。<sup>14</sup> 1722 年的一项条例只允许出售距苏黎世一小时路程以内的行会店主的商品，这说明了该规制所具有的防御性和地方性视野。

### 3 城市与乡村

行会秩序在经济上影响最为深远的特征，是城市对周边乡村的垄断。瑞士城市普遍主张一个 *Bannmeile*，即城市周围排除农村手工业者的区域；而农村手工业则部分不受规制，部分以磨坊、铁匠铺和酒馆等传统的 *ehaften* 行业形式组织，部分组织在农村行会中。<sup>15</sup> 苏黎世对这一政策的执行尤为一贯。直至旧制度结束，该市一直垄断市场，并保护城市手工业者免受外来竞争。<sup>16</sup> 只有居住在城内的行会成员才能从事和出售某些商品。迟至 1790 年，钟表匠的一份请愿书仍在捍卫给予 “dem Stadtbewohner gewisse Handwerks-Vorrechte vor dem Landmann” 的原则，即城里人相对于乡下人享有某些手工业特权。<sup>17</sup> 某些农村师傅，即乡村面包师、蹄铁匠、亚麻织工、马具匠和锁匠，被归附于城市行会结构，这种整合形式同时也确保了对他们的监督。

随着苏黎世获得领地，这种垄断变得更加重要。从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末，该市在湖区周围及更远的地方购买或以质押方式取得了一系列领主辖地：1358 年的措利孔（Zollikon），1384 年的屈斯纳赫特（Küsnacht）、梅伦（Meilen）和亨格（Höngg），1385 年的塔尔维尔（Thalwil），1402 年的格赖芬湖（Greifensee），1408 年的格吕宁根（Grüningen），1409 年的雷根斯贝格（Regensberg）和比拉赫（Bülach），1424 年并于 1452 年最终取得的基堡伯爵领（Kyburg），1434 年的安德尔芬根（Andelfingen），以及 1467 年和 1484 年的温特图尔（Winterthur）和莱茵河畔施泰因（Stein am Rhein）。除 1415 年征服弗赖阿姆特（Freiamt）外，这些领地均通过购买或质押取得。<sup>18</sup> 因此，这个领地国家是用金钱建立起来的，而这些金钱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主导各议会的商人和食利者家族。从政治上讲，城市与乡村构成一个双重共同体，由城市政府的最高权威维系在一起。乡民持有与城市市民身份不同的 *Landrecht*（乡村法权），在行会宪制中没有任何地位。就此而言，行会秩序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城市少数群体的宪制，这一群体统治并规制着人数多得多的农村人口。

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屡次爆发，例如 1441 年的格吕宁根事件，以及最为著名的 1489 年瓦尔德曼事件。《瑞士历史辞典》（HLS）将这两起事件均解释为对城市日益干预乡村司法和行政的反应。<sup>19</sup> 这一冲突的经济层面，即城市试图将手工业集中于城墙之内并控制粮食贸易，将在下文讨论瓦尔德曼时加以探讨。

## 4 行会、信贷与资本

放贷和铸币问题属于第 A.IV 章的内容。尽管如此，行会秩序在三个方面塑造了苏黎世的信贷经济，值得在此一提。

第一个方面涉及金融职业在政治秩序中的位置。如上文所述，自 1336 年起，货币兑换商、金匠和盐商均属于 *Constaffel*。<sup>20</sup> 因此，专

业的货币经营与旧精英和批发贸易联系在一起，始终处于规制城市经济其余部分的手工业规则之外。1498年以后，商人、金匠和食利者可以自由选择行会，这使得财富建立在资本之上的家族得以将其政治影响扩展到各个行会。<sup>21</sup>

第二个方面涉及行会自身的资本。在十四和十五世纪，行会的收入不多，来源于入会费、罚款以及对师傅和学徒征收的税费。然而，从十六和十七世纪起，行会从抵押贷款和地租中获得了可观的收入。<sup>22</sup> 西格对 zur Saffran 行会约 1750 年资产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在约 16 万古尔登的总资产中，约 10 万古尔登为生息资本，主要借给农村社区；其余部分包括价值约 2 万古尔登的房地产和店铺、逾 1.9 万古尔登的现金储备、粮食库存、军需弹药，以及一批甚至未计入总额的银器珍藏。<sup>23</sup> 换言之，一个行会已成为一个持有资本的法人团体，将一个城市共同体积累的储蓄借给乡村。通过担保贷款使资本从城市流向乡村，是近代早期苏黎世经济的特征，而这一流动部分正是由行会本身承担的。

第三个方面涉及行会的社会职能，这些职能起到了一种保险的作用。行会“从摇篮到坟墓”地扶助其成员，在困难时提供援助，监督婚姻，组织葬礼，并在 1770–1771 年和 1794–1795 年等饥荒年份补贴粮食销售。<sup>24</sup> Saffran 行会资产负债表中列出的粮食储备正是这一职能的一部分。因此，一个行会同时是规制者、政治选区、民兵单位、储蓄机构、放贷者和互助会。这种结合既解释了它的韧性，也解释了拆解它的困难。

## 5 经济评价

应当如何评价行会经济？希拉·奥格尔维（Sheilagh Ogilvie）对欧洲行会所作的最新、最全面的经济分析得出结论：行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使两个强大的群体受益，即其成员和政治精英。在她看来，行会的成本超过了其收益：它们规制了质量，却使贫穷的

消费者无法廉价购买；它们培养了技能，却阻碍了威胁这些技能的创新；它们还将妇女、移民和少数群体排斥在工作之外。<sup>25</sup> 这一论点的批评者质疑，一个存在如此多缺陷的制度怎么能延续如此之久，并提出行会或许代表了一种介于强制性经济与工资议价之间的过渡性劳动制度。<sup>26</sup>

苏黎世为双方都提供了材料。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在行会中的融合，恰恰是奥格尔维所认定的行会特权之根源：制定市场规则的人正是从中获利的人，而城市的领地垄断又将这些规则延伸到对规则制定毫无发言权的农村人口身上。另一方面，苏黎世的行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培训、质量控制和互助框架。师傅之间小规模、平等的结构限制了经济权力在手工业内部的集中。最重要的是，苏黎世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门从未完全受行会控制。十四世纪的丝绸贸易在古苏黎世战争之后崩溃，只留下粮食、葡萄酒、盐和铁的区域市场。<sup>27</sup> 当纺织生产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复兴时，它是借助新教难民和胡格诺派商人实现的，他们在行会约束之外组织了包买制（外包加工）体系。1662 年，商人们创立了自己的半官方机构——商人理事会（Kaufmännisches Direktorium），该机构一直存在到 1834 年。<sup>28</sup> 简言之，行会秩序保护了手工业和本地市场，同时在其边缘为商业和金融活动留出了空间，而正是这些活动最终将苏黎世带入了现代世界。受规制的核心与较为自由的商业外围这一格局，是该市经济史上较为持久的特征之一。

## 6 注释

1. Monica Seidler-Hux, “Die Zürcher Zünfte”, 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 2024 年 4 月, <https://www.zb.uzh.ch/en/fokus/beitrag/die-zuercher-zunfte>。
2. Otto Sigg, “Zunftherrlichkeit” (1986 年),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herrlichkeit.pdf>。

3. 《瑞士历史辞典》（HLS）， “Handwerk”（Anne-Marie Dubler），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3954>。
4. Monica Seidler-Hux， “Die Zürcher Zünfte”， 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 2024 年 4 月， <https://www.zb.uzh.ch/en/fokus/beitrag/die-zurcher-zunfte>。
5. Otto Sigg， “Zunft Herrlichkeit”（1986 年），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Herrlichkeit.pdf>； HLS， “Handwerk”（Anne-Marie Dubler），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3954>， 关于学徒期和游历期（Wanderschaft）的标准化。
6. HLS， “Handwerk”（Anne-Marie Dubler），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3954>； Monica Seidler-Hux， “Die Zürcher Zünfte”， 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 2024 年 4 月 <https://www.zb.uzh.ch/en/fokus/beitrag/die-zurcher-zunfte>。
7. Otto Sigg， “Zunft Herrlichkeit”（1986 年），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Herrlichkeit.pdf>。
8. HLS， “Handwerk”（Anne-Marie Dubler），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3954>。
9. Otto Sigg， “Zunft Herrlichkeit”（1986 年），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Herrlichkeit.pdf>。
10. HLS， “Handwerk”（Anne-Marie Dubler），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3954>。
11. HLS， “Handwerk”（Anne-Marie Dubler），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3954>。
12. HLS， “Kaufleute”（Martin Illi），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6380/2016-03-23/>。

## 行会如何管理市场

13. Monica Seidler-Hux , “ Die Zürcher Zünfte ” , 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 2024 年 4 月, <https://www.zb.uzh.ch/en/fokus/beitrag/die-zuercher-zunfte>。
14. Otto Sigg , “ Zunftherrlichkeit ” ( 1986 年 ) ,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herrlichkeit.pdf>。
15. HLS , “ Handwerk ” ( Anne-Marie Dubler ) ,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3954>。
16. HLS , “ Zürich (Gemeinde) ”, “ Wirtschaft ”一节,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0171/2015-01-25/>。
17. Otto Sigg , “ Zunftherrlichkeit ” ( 1986 年 ) ,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herrlichkeit.pdf>。
18. HLS , “ Zürich (Kanton) ”,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7381/2017-08-24/>。
19. HLS , “ Zürich (Kanton) ”,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7381/2017-08-24/>。
20. Zunft zur Letzi , “ Geschichte der Zünfte ”, <https://zunft-zur-letzi.ch/geschichte-der-zuenfte/>。
21. HLS , “ Zürich (Gemeinde) ” ,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0171/2015-01-25/> ; HLS , “ Villes corporatives ” ( Anne-Marie Dubler ) , <https://hls-dhs-dss.ch/textes/f/F9917.php>。
22. Otto Sigg , “ Zunftherrlichkeit ” ( 1986 年 ) ,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herrlichkeit.pdf>。
23. Otto Sigg , “ Zunftherrlichkeit ” ( 1986 年 ) ,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herrlichkeit.pdf> , 其所列各分项为: 房地产和店铺 20079 古尔登, 生息资本 100168 古尔登, 未收利息 2461 古尔登, 粮食 6661 古尔登, 弹药 1455

古尔登，分装十袋的现金 19162 古尔登，另有司库手中的 4518 古尔登。

24. Monica Seidler-Hux, “Die Zürcher Zünfte”, 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 2024 年 4 月, <https://www.zb.uzh.ch/en/fokus/beitrag/die-zuercher-zunfte>; Otto Sigg, “Zunft Herrlichkeit” (1986 年),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Herrlichkeit.pdf>。
2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对 Sheilagh Ogilvie 所著 The European Guilds: An Economic Analysis (Princeton 2019) 的介绍, <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hardcover/9780691137544/the-european-guilds>。
26. Steven A. Epstein 对 Ogilvie 所著 The European Guilds 的书评, H-France Review 19, no. 150 (2019 年 8 月), <https://h-france.net/vol19reviews/vol19no150epstein.pdf>。
27. HLS, “Zürich (Gemeinde)”, “Wirtschaft” 一节,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0171/2015-01-25/>。
28. HLS, “Zürich (Gemeinde)”,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0171/2015-01-25/>; HLS, “Kaufleute” (Martin Illi),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6380/2016-03-23/>。

---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 [cn.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how-the-guilds-governed-the-market](https://cn.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how-the-guilds-governed-the-market)